



爱在柠檬季

原来的原来，
他和她在最好的年华相爱过，就够了。

安欣 ◎ 著

该走的潇洒让它走，
该来的挡也挡不住，
没准当你走出这片大森林，
发现那天正好是一艳阳天呢！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爱在柠檬季

晏欣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在柠檬季 / 安欣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90-2614-1

I. ①爱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6305号

爱在柠檬季

作 者: 安 欣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陈宝光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4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 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325 千字 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614-1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

目 录

原来的原来	/ 001
爱在柠檬季	/ 013
迷失的文森特	/ 150
他是大男孩	/ 160
梦醒时分	/ 169
花房姑娘	/ 181
忘不了	/ 194
织 女	/ 201
办公室札记	/ 212
律所朦情	/ 278
快餐厅里的故事	/ 287

原来的原来

高中时，他特别迷恋她。他们是同班同学，成绩都很优秀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发现并喜欢上了她，继而对她发起了进攻，最猛烈的进攻。

她浓眉大眼，戴副黑边的阔边眼镜，皮肤有些黝黑，老实说单从容貌上看，她算不得出众，甚至有些像刻板的学究，可她沉稳、好学、上进、不张扬，虽循规蹈矩，但行为举止温文尔雅。

她上课，他在侧后方偷看她；她下课，他上前与她搭讪聊天；她回家，他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她，直到她到家，他才讪讪地离开。

他是个机灵的人，一双大眼睛，嘴还未动，眼睛倒先和你说起话来。他能说会道，无论与老师还是与同学相处得都非常融洽，毋庸置疑，他是个情商很高的人。

他对她的迷恋越来越深。起初他对他的追求视而不见，渐渐的她觉得他是她枯燥孤独的学习生活中不错的调节剂。他常常逗得她捧腹大笑，也常常对她关照得细致入微，有时甚至令她感动得落泪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优秀得让身边所有人欣赏，但他自己却一无所知，只是痴痴傻傻地付出着他的真心。

用心去做一件事没有做不成的。他的痴心终于打动了她，她就那样与他谈起了恋爱。本来嘛，学生时代的恋爱是最纯洁的，没有任何私心，说付出，彼此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付出，要说回报，只求对方以全部真心对待自己，此已足矣。

早恋换来的结果是，高考时两人双双落榜。

两人都不甘心这样的结果，毕竟他们平时是成绩优秀的学生。她家里人更是想不通，平时乖巧听话、品学兼优的女儿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落榜？他们向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的亲戚家的孩子打听才知道，她恋爱了，而且恋爱的对象与她在此次考试中双双落榜。

父母培养子女不容易，何况是平日里一直听话好学的孩子，他们什么都没说，将她转去了爸爸单位所在地的学校，当然是为了将她和他隔开，让她专心学习。

她乖乖服从家人的安排去了新的学校上学。可是第一天下午放学后就在校门口见到了他，她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担心，有一种复杂的心情。这以后他每周周五放学后都骑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学校去看她，他们依然默默地来往着，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他们之间的感情。

一晃一年过去了，决定他们命运的高考又开始了，这一次她顺利考取了外地的一所师范大学，而他再次名落孙山。

这个结果当然严重影响了他的心情，却没有影响到他与她的感情。他追随她来到她上学的城市。她在学校学习，他在建筑工地扛水泥、搬砖头、骑三轮车帮人拉货，后来天天去人力市场揽活并认识了一群做装修的人，于是跟着他们刷刷墙、铺铺地，做些小工。

每到周末她就去他的租住屋与他约会，像牛郎织女一样。他们在一起，他总是侃侃而谈，虽然上大学的是她而不是他，但她总像个小孩子似的全神贯注地听他宣讲，而他像在竞选中获胜的总统，宣讲他在社会中经历的种种故事，他的谈资说都说不完，这正好丰富了她单调的大学生活。

后来她毕业回到了老家，应聘在一所中学里教书，他跟着她一起回来，仍在附近的人力市场揽些小活干。

她工作后，家人便张罗为她介绍对象，在她老家所在的村里，二十三四岁的姑娘有的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当然，她一直在求学，家里人都理解并支持，而如今，她大学毕业，已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又有了一份对女孩子来说相当体面的工作，家人没有理由不为她介绍一位体面的男朋友。

父母拖了家族里稍显体面的亲戚四处为她介绍男朋友，银行、税务、工商、政府、学校，这些有头有脸的单位里条件不错的男孩子，凡是他们能认得的，都向她的父母推荐。父母拿着那些男孩的照片给她看，要她排个顺序都去见见。她先是死活不肯，

后来磨不过父母的那份坚持，答应择一二去见见。

父母帮她拟定了见面的对象，欢欢喜喜送她走出家门去见面，可每每她回来不是向父母抱怨这个太胖，就是那个太矮，要么就是没感觉。父母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她母亲含着泪说：“感觉？感觉是个什么样儿啊？咱们农村人不兴谈这个，咱们农村人讲究的就是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，过一辈子！”

她越来越怕见到父母，她怕看到父母每每高高兴兴送她出门，又每每神情黯然地背过她去抹泪的情景，因为当她父母抹泪的同时，她的心也在流血。

终有一日她决定告诉父母实情。她说她要结婚了！“结婚？跟谁啊？”母亲摸不着头脑，瞪大眼睛，疑惑地望着她问。

她笑着说：“你们认识，邻村的徐军，我高中同学。”

徐军？她父母怎么会不记得，当年就是他导致女儿第一次高考失利！

“徐军？就是那个死皮赖脸缠着你不放，让你第一回没考上大学的那个？”

她满脸幸福地点头说：“妈，您干吗说得那么难听，什么死皮赖脸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！”

看到她的表情，母亲差点气哭，苦口婆心地劝导：“孩子呀，你怎么会越大越不懂事？爸妈培养你上个大学容易吗？我说你怎么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，原来心里有惦记的人呢！那个徐军，我可听说他大学没考上，没工作，难道你要找一个没工作的男人吗？你真要气死我和你爸呀？”

她说：“妈，什么没工作，人家一直在做些小生意，说不定哪天就当上大老板了！你们别小看人！”

在家里从来都寡言少语的父亲也忍不住开口了：“孩子，你还太年轻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女人就是要靠着男人的，像他那样的男人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怎么让人依靠？你想过这些没有？难道你要反过来去养他吗？”

她不依不饶道：“养他？为什么要养他？他有两只手，头脑聪明，又肯干，还用养吗？我相信，用不了两年他就会有自己的事业！”

母亲耐着性子说：“娃呀，你这样是会后悔的！给你介绍那么多人，你都看不上，要不你在你们学校再看看，学校老师虽说收入不高，但工作稳定，比那个徐军不是要强上一百倍？”

“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的婚礼下个月举行！”她倔强地说。

“婚礼？你拿什么结婚？婚房呢？家具呢？你以为这婚你说结就结？”父亲生

气地冲她瞪起了眼。

“你们就别操那么多心了，学校分给我的那间宿舍就当我们的婚房，至于家具吗，徐军有一点积蓄，到时候你们来参加婚礼就行了！”

父亲一扭头，撂下一句：“不去，你别想让我们参加你的婚礼！翅膀硬了，想结就结去吧，结了，就再也别回这个家！”

“不回就不回，这个婚我结定了！”她哭着跑出了家门。

他正忙碌地收拾着他们的婚房，他搞过装修，做起这些还是得心应手的。看她哭着走进来，他迎上去问她怎么了？

“他们不同意咱们的婚礼！”她像个孩子似的扑到他的怀里啜泣起来。

他轻轻抚摸着她的肩，安慰她说：“没关系，咱们好好跟他们说，他们会理解咱们的！”

“你不了解我爸妈，倔得很！他们嫌你没工作，肯定不会同意的，不过我跟他们说，咱们下个月结婚结定了！”

他将她拥得更紧了一些，眼里闪着泪花说：“我会对你好的，一辈子！”

一个月后，他们真的结婚了，婚房就设在她的单身宿舍。

房子虽然只有小小的二十平方米，但被他布置得温馨别致，紫色的纱幔、红色的床罩，还有他自己动手做的电视柜、写字台和茶几，过日子该有的东西一应俱全。

她的父母真的没有来，只是让她的弟妹来道了喜。她没有穿婚纱，只租了一套红色的衣裙，在弟弟妹妹以及寥寥几位同事的见证下，在他们的婚房里举行了简单的仪式。为了省钱，婚宴只摆了一桌。

婚后一星期她就去上班了，没有仿效其他老师婚礼后去蜜月旅行的惯例，当然也是为了省钱。他们这个小家，目前看来，就只她这一个“壮劳力”、“铁饭碗”，他们的钱得仔细些花，她懂，因此她从不向他要求什么，反而常常加班争取拿课时补贴费的机会。

在人力市场揽不到活时，他就与左邻右舍的教师家属在一起打打麻将、聊聊天。他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，总能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。虽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但他人缘不错，心情也不错，只是他从小没有学会做家务，似乎也缺少主动做家务的那份责任心。西北的男人会做家务的不多，这点她能理解，所以常常在她放学回到家后，才由她亲手为两人煮饭，吃完饭又紧接着洗碗，收拾家务，然后拿出当天的学生作业开始批改。她每天承担这些，已经习以为常，她是一个勤快且乐于奉献的

女人，对此并无怨言。更何况，当她忙碌一天赶到家时，他总是在第一时间为她捏捏肩膀、捶捶背，让她好好放松一下。在她为他们准备晚饭时，他又会不失时机地说一些当天发生的奇闻轶事，逗得她笑声不断。因此结婚一年多来，她对他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的行为不但没有丝毫的怨怼，反而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幸福。一度，她觉得她太幸运了，她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没错，她选他哪里会有错？这世间最有情调的男人竟被她——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收入家中，她感谢生活。

结婚两年后，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，一个漂亮的女儿。女儿的降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，但随之而来的是忙乱以及更加捉襟见肘的生活。产假休满后，她便去学校上班了，孩子主要由他来带。没活儿时，他在家给孩子做饭、换尿布、陪孩子玩，有活儿时，他便把孩子送到她的娘家代为照看。她的父母在外孙女降生后就渐渐与他们冰释前嫌，默默接受了他们的婚姻。

带孩子的事勉强可以解决，但最大的问题，也是这个家最怕提到、最敏感的问题，就是财政紧张依然得不到缓解。每天一觉醒来，就面临着孩子要吃奶粉、要用尿不湿、要玩玩具等各种开销问题。宿舍区住的其他老师很多都让人从国外代购了高级奶粉，他们万万享受不起这个，但孩子只有一个，所有的父母都想倾其所有，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尽可能好的奶粉、玩具，一切一切。

他的压力很大，每天一大早就来到人力市场，任人像挑牛马一样左看右挑。被挑中还好，屁颠屁颠跟着发他工资的人赶往劳动地点，一干就是一整天，天黑透了，才带着一身的臭汗赶回家，往往也挣不了几个；挑不中更惨，他垂头丧气的一个人游荡在那座小城的街道上，不敢花钱买东西吃，更不敢回家，他怕看到嗷嗷待哺的孩子，也怕看到她那双失望的眼睛。

他琢磨，这样来钱太慢了，就和她商量，拿出家里仅有的一些积蓄为他购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，他每天开着车在各村镇之间售卖酱油、醋以及一些生活必备品，有时也为一些小商店送货，他一个人既是司机又是搬运工，即便这样累、这样忙但还常常结不回账来。如今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，单打独斗哪里好挣钱，钱没挣到，他倒是日渐憔悴，她变得更加郁郁寡欢。

吵架就此开始了。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冷战。一次冷战持续最长时竟达到了三个月。在这三个月里，两人都管孩子，但谁都不跟谁交流。家里只有一张床，两人还睡在一起，但背对背，各想各的心事。这样下来两人身心俱疲。他是男人，很多怨气不能像女人那样想怎样发泄就怎样发泄，他在心里跟她憋气；她是老师，为人

师表，不能像大街上随便一个女人，不痛快了张口就骂、动手就打，她在心里跟自己过不去。

忽有一天，他回到家来，对她说：“咱们离婚吧。”她正在给孩子换尿布，一下愣在那里，好长时间后孩子哇哇哭起来，她才回过神来，木木的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倒显得坦然，说：“这不明摆着吗？我没本事，挣不来钱，这个家靠你一个人撑着，你趁年轻重找一个吧。”

她想，这个家靠我一个人撑着，我还没不愿意，他倒先跳脚起来了？凭什么？

想着想着，她就流泪了，她呜咽道：“难道这些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的还少吗？”

“对，没错，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很多，付出太少的那个人是我，所以，我自动离开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？孩子还这么小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她离开爸爸？”

“你放心，孩子我会管的，我会每月往你的账户里打孩子的抚养费。”

“你真的这么绝情？从上高中到现在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说结束就结束了吗？”

“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爸爸，我不配拥有你们，曾经爱过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你放心，今后，只要我能挣到钱一定会有你们母女的一份。”

她的眼泪顺着脸庞一颗颗滴落在孩子晶莹剔透的小脸上，像雨后树叶上的露珠，让人心碎。

他们离婚了，和平分手，两人连高过五分贝的音量都没用到。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仍居住在学校分给她的宿舍里，而他离开了那个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美好时光的家。

离婚后她白天把孩子送到父母家代为照管，晚上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来自己照看，日子在马不停蹄地忙碌中度过。而他每天继续前往人力市场找活干，日子也在饥一顿饱一顿中一天天捱过。

一年后，他在人力市场遇到了已经做了装修公司老板的高中同学。同学看到他大为意外，高声招呼：“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我们班的大帅哥啊！”同学与他勾肩搭背，像在高中时那般亲热，问他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什么都没有，唯有一个好心态，他笑着说：“你都看到了，我在这里等着被人挑呀。”同学搂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走走走，咱们边喝酒边慢慢聊。”

就这样他终于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。由于长期在装修工地干活学会了木工和瓦工的手艺，他领了几个人承包了同学装修公司木工和瓦工的所有活计，当然同学

给他开出的价格也不薄。

五年后，他攒够了足够的资本，自己开起了一家装修公司，他的手艺精湛，价格也定得合理，是业内业外公认的好老板，再加上他的好人缘，这些年来他干得顺风顺水。

十年了，离婚十年了，他没有再见她们母女，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，他没有兑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，她也没有要。她知道他一人在外面不易，可能连自己都吃不饱，更别说管孩子了，她理解他。

那天他终于鼓足勇气给她拨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“喂——”接通了，而这边，迟迟不言语。她连续呼叫几声终于听到听筒传来一声长长的喘息。她听出是他，也沉默了。

“你过得好吗？”他问，声音低得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。

“还好，你呢？”

“嗯，也还好。孩子呢？她好吗？”

“嗯，好”

“你——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，也没有。”

她忽然像触了电般，急急地说：“哦，没事我先挂了。”

“嗯，没事。”

滴滴滴滴，听筒里传来电话挂断的声音。

她内心不平静起来。这么多年，他去了哪里，像人间蒸发一般，说没音讯就一点音讯都没了。孩子已经上五年级了，这些年，他不问她倒罢了，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彻底不闻不问了，他的心太狠。十年了，她一个人边带孩子边上班，一个人忍受着劳累，一个人承受着亲戚朋友和同事们的不理解，她忍过来了，但是到了这一刻，从放下他的电话起，她突然恨起他来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无情？

一星期后，他又打来电话，说他想见见孩子，她同意了，毕竟他还是孩子的父亲。他放下电话，神经质地手舞足蹈起来。他去超市买了很多孩子的零食和玩具，赶往她的宿舍。

她还没下班，他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遇到两个从前在一起打过麻将的教师家属，他们热情地邀他去家里坐着等，他拒绝了，坚持站在她门口等。十分钟后，她回来了。

她胖了，岁月在她的脸上毫不留情地留下了痕迹，她依旧着装朴素，头发显得有些凌乱。

“来了？”她低低地问了一句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
“唉。”他轻轻地答。

“进屋坐吧。”他跟在她身后走进屋里。

屋里还是他走时的样子，他亲手做的电视柜，茶几和写字台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，一点都没变。

“先坐，孩子要等一会儿才能放学。”她说道。

“唉。”他坐进了单人沙发里。

她坐在不远处的双人床沿上。

那张床，曾经是他们共同栖息的地方，看到它，他想起他们的过往。上高中时，他多么迷恋她，她长得好看，学习成绩也好，但她平易近人，不像其他学习好的同学那样高不可攀。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终于得以在一起，她每天在学校给学生上一天课回到家还要做饭给他吃，她多么贤惠。他常常说笑话给她听，逗得她捧腹不止。可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些都变了？她不再忍辱负重，他的幽默风趣也荡然无存。

“现在在哪里上班？”她问了一句。

他在思绪里陷得太深，没有听到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在哪里上班？”

“哦，我现在经营着一家公司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盯着他的脸，好像不信。

“对，是一家装修公司，生意还可以。”

……房间里突然一阵静默。

片刻，她先打破沉寂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怎么想起回来看女儿？”

他低着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说：“你知道，这些年我并不好过。但是现在好了，我想给女儿最好的生活，别人家孩子有的我都想给她。”

“是吗，别人家孩子有爸爸，你能给她吗？”

他沉默了。良久，他抬起头，看着她，说：“小文，咱们复婚吧。”

这次轮到她沉默。抬起头时，她已泪眼模糊，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你？你想离婚就离婚，你想复婚就复婚？难道我的人生完全由你来主宰？我算什么？”她

声音高了起来。

他有些害怕了，忙说：“我只是提议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不强迫你。”

“提议？你一句提议就可以断送我的幸福，又一句提议可以重新把我送进糖罐里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这是在做什么慈善吗？你以为你可以力挽狂澜？我不要你的施舍，不要！”她已经泣不成声。

他走过去给她递上面巾纸，说：“别这样，小文，让别人听到不好。”

“怕别人听到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十年了，你才想起回来看女儿，你的心都让狗吃了。”她将一双泪眼瞪向他。离婚时，她都没用过这样高分贝的声音冲他喊叫，而此刻，她像被压抑久了的狂躁病人，不管不顾了。

正说着，他们的女儿推门进来。女儿不明就里，一进门兴致高昂地问她：“妈，今晚吃什么饭？”

看到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，再看看妈妈低着的头，女儿感觉到房间里气氛不对，走上去扶住妈妈的肩问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人是谁呀？”又看向他。

她不得已只能用布满泪痕的眼睛望着孩子，说：“杉杉，这是你爸爸，他是专门回来看你的。”

孩子望着他，一副惊惧的神情，说：“我爸爸？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我还有爸爸？”

“杉杉，这不爸爸来看你了。”他走过去将买来的一大堆吃的、用的、玩的提到孩子面前，“瞧，这都是爸爸买给你的。”

孩子收回眼神转而充满疑惑地望向她，问：“是真的吗？妈妈。”

她点头。

“不，我没有爸爸，也不需要爸爸。”说完孩子夺门而出。

他和她一前一后去追孩子。

那晚，三个人，在外面找了一家餐馆点了几个菜，一起吃了顿饭。

他们和好了。离婚十年后，在他的一再请求下，她和孩子搬进了他三室两厅两卫的大房子。他要复婚，她说要重新考验他。每天早晨他用他的高级轿车先送孩子到学校，再送她去她供职的学校。她说让他把车停远一些，免得太招摇。他说那有什么？过去苦日子也过过，现在终于富了，还不兴让人招摇招摇？再说，他开这车算什么，人家几百万的车不是照开。

她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每次上下他的车，心里都挺别扭，像做贼似的，好像这车

是不义之财。

他现在已是几百万身价的老板，浑身上下都穿上了名牌，外套不是范思哲就是阿玛尼，就连衬衣都是上千块一件的迪奥，举手投足都有了老板的派头。说话时有意无意的打上了有权有势人的官腔，尽管缺少文化底蕴，但老板的势摆得挺大。她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这点，她想，只不过是公司的小老板，用得着穿得那么奢华吗？用得着摆那么大谱吗？这完全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。

当然公司现在也不再需要他亲自动手做木工活、贴瓷砖，他每天只需要早晨去公司坐一坐，有时开个小会，然后就消失到了茶馆或者高档咖啡厅。休闲喝茶在其次，主要是与各行各业的老板们联络感情、维持关系，要知道，他公司的许多大单都是那些老板介绍给他的。

一次，她刚下了他的车，没走两步，就听身后传来“徐哥，好久不见了”的甜腻声音，当她回过头去看时，看到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妖娆女孩挽住了他的胳膊，并试图向他身上靠去。他正好看到了她看过来的眼神，那眼神让他第一时间想到了一种非常严肃的职业——警察，他立即甩掉了女孩搂住他胳膊的手，急急地向她走去，回头对女孩说了句：“我现在有事，改天再说。”

有时他们一起出去给孩子买衣服，她主张买便宜的，她说孩子长得快，没必要穿太好，买太贵的衣服，明年就穿不成了，还不是浪费。他则并不认同，他说女孩子吗，就要从小吃好些、穿好些，这样长大才不容易学坏。只要是买给孩子的，他都主张买贵的。她说不一定价格高了才叫好，穿上合适才是最好的。他说价格就是衡量好不好的关键，价格太低的，质量能好吗？

每次购物回来，她不但没有幸福感，反而怏一肚子气。

他们虽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似乎彼此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拉近，反而看对方觉得更加陌生了。

她看他总是爱摆谱，就想，怎么过去一点都没看出来呢，原来他这么浅薄，看重的只是外在的东西。而他，每天听她大讲勤俭节约的那一套，看她不管做什么事都抠抠搜搜的穷酸样子，就想，她原来是这样的人啊，哪有风度和气质可言，怎么我原来都没看出来呢。

半年后，她带着孩子离开了他的家。孩子喜欢他，他对待孩子的态度总是很和蔼，又舍得给孩子买这买那，有哪个孩子会不喜欢的。是她硬带走了孩子。他拦不住她，答应以后每月往她的账户里打孩子的抚养费。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是给孩

子的，她没有拒绝。

再往后，她不见他，他也不要求见她，但他隔一段时间便要求见孩子，带孩子出去玩，吃点好的，回来时往往还给孩子带着大包小包吃的、穿的、玩的、用的东西。

三年后的一天，他突然打来了电话，说他以后不能常来看孩子了，他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女朋友家在巴西开连锁餐厅，叫他过去帮忙打理。

他盘掉了在那个小城里的装修公司，和女友一起去了巴西。后来他接手了女友的家族企业，将连锁餐馆开到了很多城市，包括中国北京。当然，女友也早已成了他的老婆。

女儿中考成绩不负众望，考取了当地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所高中，为了奖励女儿，也为了让女儿多年来紧绷的大脑得到暂时的放松，她决定带女儿到北京旅行。

这是母女俩第一次来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，心情异常愉悦。旅行的后几天，她们逛累了也玩累了，决定就在市内玩玩。女儿提议去海洋馆，她想，也对呀，北方人能有多少机会看到大海，更别说大海里的生物了，应该让女儿去饱饱眼福。母女俩一拍即合，说走就走，两人坐地铁来到一处近郊的海洋馆。

看到湛蓝的海水，还有那些从未见过的色彩斑斓的鱼：有的拖着长长的尾巴、有的全身布满斑点或像斑马一样的条纹、有的鱼小得只有指甲盖那么大，但身披绚丽的华服，还有那些海胆、海马、海星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女儿惊喜得就差跳起来。

走着走着就看到了海豹和海狮，它们虽长着长长的胡须和硕大的身体，但它们很亲切，看起来总是慈眉善目的。

再往前走就到了鲨鱼馆。馆里都是一些一米左右的小鲨鱼，杉杉看到有人穿着潜水服在鲨鱼池里游来游去地喂鲨鱼，她看呆了，搂着妈妈的胳膊自言自语：“这都可以？”

妈妈深知女儿的好奇心向来很重，便说：“我听同事说过，她带孩子也潜入鲨鱼池喂过鲨鱼。要不咱们去问问管理员，可不可以也去喂鲨鱼？”得到的答案是可以，只要她们缴纳一定费用，经过一周的培训便可以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潜入鲨鱼池喂鲨鱼。

经过一周紧张而辛苦的专业训练，她和女儿终于在潜水员的带领下，换好潜水服潜入了鲨鱼池。开始时她和女儿都很紧张，两个人的手紧紧拉在一起。看到潜水员在鲨鱼池里轻松自如地上下游走并不时地逗弄小鲨鱼，母女俩也渐渐变得放松起来。两人松开了拉在一起的手，女儿被潜水员带着去给一条小鲨鱼喂食，她试着靠

近一条稍大些的鲨鱼。

她浑身绷得紧紧的，慢慢地向那条鲨鱼靠过去，当她离鲨鱼池靠近馆内行人一面的落地玻璃很近时，她看到了一个身影，一个男人的身影，对，就是他。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干练的女人，他们中间还站着一个约有三四岁的小男孩。小男孩指着玻璃池里的小鲨鱼对他说：“看呀，爸爸，有鲨鱼。”他蹲下身搂着小男孩的肩说：“是呀，好大的鲨鱼。”

她就在那玻璃里，她什么都看到了，他和他身边的女人，还有那小男孩，他们的口型，她读得懂。小男孩长得很可爱，满头的自来卷，那双眼睛，深邃且冷峻，和他一个模板，一模一样。他身边的女人，算不得漂亮，但一看便知精明强干，他们很搭。她看呆了。

正在这时她看到小男孩的手向她这边指来，嘴里在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快看，还有一个人呢，她好像一直看着我们。”

她惊慌失措地转过身去，就在转身的一瞬间，她潜水服脚蹼被鲨鱼咬住了，她使劲去挣脱，一扭头看到了他正蹲身对小男孩说：“怎么会，那是饲养员。”然后搂着身边的女人，拉着小男孩离开了。

她猛地一用力挣脱了鲨鱼，呆呆地立在那里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想，他们不是也曾那样好过，原来的原来，她和他，在最好的年华相爱过，就够了。

2016年10月10日完稿

爱在柠檬季

—

林霄檬从一家咖啡馆走出来，气急败坏地拿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，电话接通后，她迫不及待地对着手机骂开了：“米甜，你什么人啊，我当你是最好的朋友，你给我介绍这种人？”

这边，米甜听到林霄檬的叫嚣声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小心地问：“姑奶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那王八蛋竟然说，他和前面三任老婆生了仨娃，问我愿不愿意全心全意地当好他那三个娃的后妈？你说他这是找保姆还是找老婆呢？”

听到林霄檬言语中浓重的火药味，米甜只好赔着小心：“哎呀，算了，算了，不合适我再给你介绍，你也别生这么大气呀！”

“我能不生气吗？换你，你会不生气？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有你的暖宝宝疼着你、爱着你，哪能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苦衷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你也别给我介绍了，这世界的男人我算看透了，好的已经结婚了，剩下的，就让他继续剩着吧，姑娘我可不奉陪了！”林霄檬气鼓鼓地说。

“别呀姐姐，你可别对生活失去信心呀！”米甜调侃道。